

封建末世的积淀 和萌芽

王守稼·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守稼•著

封建末世的積淀和萌芽

顧廷龍題

上海人民出版社

封面题字 顾廷龙

封面装帧 邹纪华

封建末世的积淀和萌芽

王守稼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25 插页 4 字数 237,000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208-00859-0/K·175

定价 
5.95元

一个具有卓越才学，崇高的奉献精神，
优秀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天不假年，竟以四十餘
岁遽尔谢世，这是近年中国史学界的一大损失。
现在由他的挚友劉修明同志将他在生前著作
的主要部分纂成一书问世，使他的成就基本上
能传诸不朽，这不仅是对故友的最好纪念，也
是为史学界做了一件大好事。

一九九零年二月友生譚其驤識



王守稼同志溫文爾雅，忠誠懇篤。治學博

覽慎思，毋意毋必。一輩子與人為善，一輩子為

鑽研歷史科學而勤苦學習述作，不同時極力愛

護如何，不斷地奮起探索歷史真實。在大學

讀書時代，就為老師所器重，同學所欽佩。工作二

十餘年來，著作數十萬言，取材翔實，論証精

核，為海內外許多知名史學家所一致肯定。這樣

序 言

1988年11月，病魔缠身数年的王守稼同志，在查出脑瘤病根、决定动手术前的一个晚上，对我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但是，动这样的手术，我不能不作两手准备。万一有意外，希望你老朋友帮我编本集子。”他说得很坦然。我安慰他，祝福他，期望他手术成功。我知道，他下决心开刀，是因为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清时期的人口问题》已获批准，他要争取手术后早日恢复健康，高质量地完成这个国家项目。我们都衷心祝福他顺利度过脑外科手术这个关。万万没有料到，他在12月7日手术后不到十小时的深夜，就遽然告别了人世。他对我讲的话，竟成了遗嘱。手捧他的遗稿，沉重、惋惜之情和对亡友的责任感，使我越加感受到这叠文稿的分量。我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负责同志作了汇报，领导上让我担任王守稼同志遗稿的整理、编辑工作。

我和守稼相处近二十年，他的史学论文我读了很多。俗话说，文如其人，守稼似乎“文胜其人”。谦诚的微笑，朴实的语言，内向的性格，就是这样一位温文尔雅、含而不露的一介书生。他的文章字里行间饱含着一种对科学、对真理热情追求的信念，文字表现形式也有一种不同凡响的新风格，具有一种勇往直前的雄浑而又清新的气势。更重要的是，他对历史的发掘和创新，每每能从人所常见的材料中，得出别人没有得出又能为人信服的结论。在编辑、整理他的遗著时，我不时感受到他那睿智之见的启示，真象炎夏掠过

额头的习习凉风,令人精神为之一振,不由得击节称赏。难怪他的研究引起前辈史学家如谢国桢、汪向荣、宁可、洪焕椿等教授的注意和肯定,博得日本学者山根幸夫的赞扬。联系到他从中学时代起就对马克思主义下了功夫(如钻研《资本论》等),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能成为同时代同行中的佼佼者,在史学园地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

章学诚说过,自古多文士而少史才。史家的成就,要史才、史学、史识三者具备,缺一不可。下功夫(史学),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基础,但仅有功夫未必能成史家。没有相当的才气(很难确切地说明它的内涵)和卓远深邃的见解(史识),很难造就一个独具慧眼的、有成就的史家。我认为王守稼同志比较完善地具备了这些因素。他是一个出身贫寒、从小就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由新中国培养起来的新一代史学工作者,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抚育下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光辉、伟大而曲折的历史,使他在风云际会的切身体会中,大大加深和升华了对历史的认识,深化了他的史学研究。生活的磨练和对学术探索的结合,迸发出思想的火花,也激励了他坚韧的意志。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史家,是从荆棘丛生的道路上开创自己的学术事业的。守稼也走过这样的道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清贫的生活条件下,在个人的坎坷和病体的折磨中,他把自己对事业的追求,提高到他孱弱的体质所能承受的最高值。在去世前一年内,他以惊人的毅力,撰写了十多篇论文。他怀着一种悲剧性的热诚,埋头坚持着非常艰苦的史学研究工作。人的人格在常态下是那样平淡,只有在不寻常的情况下,才能显示出他的真正价值和份量。而这正代表着对祖国怀有深厚感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崇高品质。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间,守稼在史学园地辛勤

耕耘,写的史学论文虽然不算很多,但也不算少,几乎篇篇都有相当质量。了解他身体状况的人都知道,他是大大超额完成了任务。尤其要指出的是,他的研究工作有明确的计划性和系统性。他曾多次和我谈起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设想和计划。理论上的深厚修养,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宏观兼微观的认识,使他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和相应的许多具体问题,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大学时代,在陈守实教授等老师的影响下,他对明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毕业论文就是这方面的内容。工作以后,他又在先秦史、秦汉史、唐史、宋史等方面,作过探索和研究。近十年来,为了同我的封建社会前期历史研究形成“犄角之势”,他又把重点转移到处女地很多的明清史领域,并扩展到封建社会后期的人口史、江南经济史和上海地方史的研究。可贵的是,他对中国历史诸段落、诸领域的研究,决不是浅尝辄止、蜻蜓点水式的,而是精耕细作、锲而不舍。我这样说,决非缅怀亡友而言过其实,而是有事实根据的。要说这是“才气”使然,不如说肯下功夫钻进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和酣畅的文笔,又赋予他探究事物奥秘的钥匙和表述历史规律的技巧。

这种研究工作中的计划性和系统性,在他的研究选题和内容上,得到了实践。由于他英年早逝,还来不及把研究课题逐一变成专著。但在整理遗稿的过程中,我发现这种计划性和系统性早已包涵在他的论文中。这就使我有可能是把他单篇的论文,整理成一本系统的集子。守稼的论文,主要探究了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后期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向,以及相应的某些具体问题,如江南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江南知识分子和思潮问题,封建末世的人口问题,倭寇和御倭战争的性质问题,等等。主要是封建社会晚期的一些历史问题。因此,我把这本集子定名为《封建末世的积淀和萌芽》。为了全书风格的统一,我对有些文章的题目,作了不违忤作者原意的修改,以使它们尽可能地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本集子,包括内容前后相关的五个部份:

第一部份《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周期性危机》,共收有两篇论文:《中国封建社会的周期性危机和特征》、《有关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若干观点的讨论》。这是八十年代初中国史学界发生的一场有关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规律和长期延续问题的争论的产物。守稼写了好几篇文章,这两篇集中了他的主要论点。在当时这场波及全国史学界的争论中,针对不少似曾相识的旧观点的新发挥,守稼旗帜鲜明地投入这场论争,提出自己的观点:中国封建社会的“周期性危机”,实际上“是由于社会再生产的周期性中断和阶级矛盾定期激化引起的”“社会再生产危机”。作为争鸣中的一家,守稼的观点提得很早,引起史学界的广泛注意。论文比较系统地代表了他有关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观点。这一部份只要补充材料,加以扩充,本来是可以写成一本专著的,这里只能把他的思想精髓献给读者了。有这一部份作为铺垫,以下有关明清时代江南经济史和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就有了基础。

第二部份《封建硬壳的突破性试验》,共有四篇论文,是讨论江南地区资本主义萌芽和上海古代地方史的。这几篇论文,不仅对江南地方经济史和上海古代地方史的探索有开创性的意义,也是对中国封建社会演变前途及其历史命运所作的区域型解剖。守稼从广义上剖析了明中叶以后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动向,具体分析了包括今天上海地区范围内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趋势。《松江府在明代的历史地位》一文,在理论上、史学上填补了古代上海研究的空白,为江南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找到了一个有说服力的史证。《明清时期上海地区资本主义的萌芽及其历史命运》,是他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1986年以来,守稼抱病承担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小组委托的明清时期杭嘉湖经济史研究的任务。1988年夏天,他在病情转重的情况下,还给国情调查组写了松江

县历史发展的文章。这里汇集的论文，是他思想和意志闪耀着光辉的结晶，代表了他学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部份《晚明江南知识分子及其社会思潮》，是颇具特色的一组文章。历史活动是人的活动，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思想意识层的活动，往往直接反映或折射那个时代的特征和趋势。封建后期江南地区的知识分子，有他们的时代特色：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酝酿了陆楫的经济思想；在更换封建思想的选择中，造就了徐阶这位松江的阁臣，并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阳明学派的信徒；作为历史巨人的徐光启，和以艺术巨匠身份出现在上海地区的两个历史人物，在封建末世走着不同的道路，在历史的天平秤上显示了不一样的份量；而类似陈子龙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末世衰微的时代条件下，徒有经世之志，历史没有给他们提供施展抱负的时机和舞台，结局只能是悲剧。读者通过这种链索式的连结，不难看出封建末世的社会积淀和新因素的萌芽在相互冲击中形成的层层涟漪。

第四部份《封建末世的人口问题》，包括三篇明代的人口问题论文和一篇清代人口问题的文章。这是对中国当代严重人口危机的历史回溯，是守稼近十年来耕耘的史学新领域。他从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角度，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了综合性的研究，具体而微地分析了封建后期中国人口增长的突变性，提出不少新颖而有说服力的观点。他剖析了清代乾、嘉、道时期人口连续突破一亿、二亿、三亿大关，道光年间人口又超过四亿的社会经济原因。指出康熙年间取消新增人口的人头税，雍正时进一步实行摊丁入亩，“客观上起了鼓励人口增殖的作用”，是“促使人口猛增的重要政策上的原因”；封建社会的人口问题，实质上是农民的人口问题。封建末期超经济强制的削弱（取消人头税），必然刺激农业人口的骤增。人口的盲目再生产，也给统治者带来巨大的人口压力。守稼从事人口史研究时间不长，却独具慧眼比较深刻地分析了中国

社会人口激增的关键原因，难怪得到了国内人口史专家的高度评价。他的另一篇论文《试论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中国人口问题》（刊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季刊，1982年第2期）也是一篇有见地的人口史系列研究论文，由于体例的原因，没有收入本书，读者可以参阅。

第五部份《国内外矛盾的交叉和对外关系》，也有四篇文章，论述了明末社会内外交叉的社会经济矛盾和对外关系（包括海外贸易）。其中特别要提到的是，他对嘉靖年间倭寇和御倭战争性质的论述。观点的形成，始于六十年代守稼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时期。他以充分的论据，证明了御倭战争是一场反对中、日两国海盗，主要是反对以王直为代表的海盗集团的战争，而战争的主要性质是国内战争。《“争贡事件”故址考》是一篇有所发现的考证文章。考证的问题是，明代宁波市舶司设置招待日本贡使的嘉宾馆遗址何在的问题。1981年，汪向荣教授曾对守稼谈起日本学者去宁波查访嘉宾馆无所得，还想再访事。守稼把这件事牢记在心。他在给汪先生的信中说：“您认为最好我们中国学者能找到嘉宾馆遗址，不要给人产生中国无人的坏印象。出于一种自尊心，您的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上。”他利用去老家宁波养病的机会，不辞劳苦地查阅方志，实地踏勘，终于查明了嘉宾馆遗址，写出了这篇文章，博得中日关系史专家很高的评价。他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为使祖国史学在国际学术界取得应有的地位而呕心沥血。

这本集子不包括守稼的全部遗稿。例如，他的《〈甲申三百年祭〉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刊于《郭沫若研究》第一辑），曾被尹达先生生前誉为对环绕《甲申三百年祭》的大争论“作了总结”的论文。由于体例上的原因，也未能收入本书。其他未收的文章还很多。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王家范同志哭守稼的挽联写得真切：“华亭良史丹册传音笔未辍兮心力瘁，江南贤士鸿篇蜚声才不尽兮”

魂魄归。”天若假之以年，守稼是能为中华史学园地增添更多朴实、芬芳的独具风格的奇葩的。呜呼！我们只能以这本不完备的集子，纪念这位只生活了46个春秋而英年早逝的史家。

论著中的某些文章，如《松江府在明代的历史地位》、《两朝元辅 一品乡官》、《明代户口流失原因》等文，是王守稼同志和缪振鹏先生合作、共同署名的。论著的编辑出版，曾得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古代史研究室的领导的大力支持。我们的恩师谭其骧先生以八十高龄为守稼这本著作写了令人感动的题辞，顾廷龙先生为本书写了题签。古代史研究室的丁之方同志，在协助整理编辑此书时，做了不少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部的王界云、吴慈生同志对本书的出版始终予以关心，并做了认真细致的工作，使我们铭感不已。这里一并加以说明，并致以衷心的谢意。

刘修明

1990年2月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目 录

题 辞	谭 其 骥 (1)
序 言	刘 修 明 (1)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周期性危机

中国封建社会的周期性危机及其特征	(3)
有关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若干观点的讨论	(28)

封建硬壳的突破性试验

明中叶江南经济和地主阶级动向	(41)
明清时期上海地区资本主义的萌芽及其历史命运	(60)
松江府在明代的历史地位	(72)
崇明县在明代的建立及其发展	(94)

晚明江南知识分子和社会思潮

晚清上海士大夫及其社会思潮	(109)
明末名士陈子龙	(126)
两朝元辅 一品乡官	(142)
没落封建王朝的伟大爱国者	(170)

封建末世的人口问题

明代户口流失原因	(193)
----------------	-------

2 封建末世的积淀和萌芽

朱元璋的人口政策和人口思想	(211)
明代的宗室人口问题	(220)
乾嘉道时期人口的飞跃增长	(229)

内外矛盾的交叉和对外关系

海禁与弛禁——明代的海外贸易政策	(245)
嘉靖时期的倭患	(264)
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军为何不到江南	(286)
“争贡事件”故址考	(303)

附录:

音容宛在,文章永存	许春晖(311)
-----------------	----------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周期性危机

中国封建社会的周期性危机及其特征

周期性危机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特点

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漫长历程，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各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存在，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特点。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史，大凡历时较久的王朝，其社会经济都经历过恢复、高涨和危机三个阶段，以王朝的兴衰为一个周期，依次交替，往复出现。其发生、发展的轨迹清晰可见。犹如“天体一经投入一定的运动就会不断地重复这种运动一样，社会生产一经进入交替发生膨胀和收缩的运动，也会不断地重复这种运动。而结果又会成为原因，于是不断地再生产出自身条件的整个过程的阶段变换就采取周期性的形式。”^①当然，周期的长短并不十分规则，特别是当少数民族大规模入侵时，周期会被暂时打乱，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历史沿着既定的轨道运行，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定型的周期的表演”。^②总之，周期性危机有规律地再现，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一种客观存在。

中国封建社会的周期性危机，是由社会再生产周期性地中断和阶级矛盾定期激化引起的，实质上是社会再生产危机。这种危